

文化动态

多彩工艺品 点滴传“西厢”

——《西厢记》研究学者雷建德江南寻“宝”侧记



▲南京博物院馆藏的宜兴剪纸《西厢记》



▲王木东、蒲廷瑛夫妇创作的彩塑作品《西厢记》

运城晚报讯 近日,著名《西厢记》研究学者、永济普救寺文化顾问雷建德辗转南京、扬州、苏州、无锡四地,深入探访剪纸、木雕、彩塑、泥人、瓷器笔筒等非遗技艺中的《西厢记》艺术遗存馆藏。

雷建德此次考察行程中,在《西厢记》相关剪纸作品方面收获颇丰。他先是收藏了扬州系列剪纸《西厢记》,后又在南京博物院邂逅了馆藏的宜兴《西厢记》剪纸作品。该作品以精湛的技艺与独特的艺术魅力,成为此次考察剪纸艺术的一大亮点。

雷建德在南京博物院发现一幅宜兴剪纸(纵86cm,横44cm),以精细镂空技法再现“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”等经典场景。其构图疏密有致,线条如行云流水。

雷建德在扬州也发现了西厢记主题剪纸《传书》。剪纸是民间情感的“无字书”。这些作品将“崔张”爱情从文本转化为视觉符号,成为百姓生活的美学启蒙。

在苏州,雷建德来到了建于1912年的同里崇本堂。这座具有清代建筑风格的古宅以雕刻艺术

著称,正厅木窗腰板上刻有全套14幅《西厢记》的故事。

从“张生惊艳”到“终成眷属”,14幅画面以“连环画”形式展现,每幅仅手掌大小,上面的人物却神态毕现,衣纹褶皱处可见刀工之精。窗板纵向排列于厅堂,暗合“步步高升”吉兆,体现明清工匠将戏曲叙事融入建筑祈福的智慧。

在扬州,雷建德专程前往位于邗江区文昌西路的扬州博物馆,找到了《西厢记》木雕拓图。木雕让《西厢记》从舞台走进生活空间,成为江南民居的精神装饰。

无锡惠山泥人同样吸引了雷建德的目光。无锡惠山泥人是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古镇特产,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,相传已有400年的历史。雷建德此次专程寻访惠山泥人潘(潘政)工作室制作的《西厢记》泥人作品,果然找到了《西厢记》人物泥人像。惠山泥人的工艺特色是采用惠山特有黑泥,“三分坯七分彩”,人物面部模印细腻,衣饰则手工捏塑,裙裾飘然。

在无锡博物院,雷建德发现了艺术名家王木东、蒲廷瑛夫妇创

作的彩塑作品《西厢记》。作品融入了写实性表现技法,人物造型注重比例与结构,表情神态刻画清晰细腻,色彩明丽,恰到好处。

以《西厢记》为题材的作品,是康熙时期文人瓷器的经典代表。在无锡博物院,雷建德发现了清康熙青花开光人物纹笔筒·西厢记。直径18厘米的笔筒,外壁以青花开光形式分绘西厢记的4个情节,“泥金报捷”(张生科举高中)、“锦字传情”(书信传情)、“郑恒求配”(郑恒逼婚)、“张生荣归”(衣锦还乡),画面构图严谨,人物神态生动。

另一高13.5厘米的早期康熙笔筒,通景描绘“佛殿奇逢”——张生与崔莺莺在普救寺初遇,莺莺以袖遮面欲折花枝,红娘持扇立于其间,山石皴法及人物比例体现康熙早期风格。

雷建德告诉记者,此次江南之行收获颇丰,为他的网上博物馆增加了新的内容,也为将来在更大范围内的展览、传播家乡文化提供了更精彩的展品。

(本报记者)



运城珍宝馆

文物名片

主角:何绍基行书条幅
出生时间:清代
尺寸:纵122厘米、横29.5厘米
藏宝地:盐湖区博物馆

□记者 薛丽娟

自古以来,书画便是心灵的诗笺,能于笔墨间调节情绪、滋养心灵。盐湖区博物馆馆藏中,何绍基行书条幅便是此等佳作。其墨韵流转,兼具书法灵动之美与深邃文化意趣,为世人心灵构筑起一片宁静且充满力量的栖息之地。此行书条幅为纸本,纵122厘米、横29.5厘米,经征集入藏。作品独具匠心,左侧书述与右侧款印信息相互映衬,完美融合了艺术欣赏与文化解读,既展现出何绍基作为清代书法大家的卓越艺术水准,又传递出其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何绍基,这位活跃于晚清时期的文化巨擘,字子贞,号东洲居士,在书法和文学领域均占有重要地位。书法上,他篆、隶、行、楷皆通,尤擅行书与隶书。其行书融合颜真卿之雄浑、欧阳询之险峻,独创“回腕法”,笔力雄健,意态超逸,被誉为“有清二百余年一人”。文学创作上,他主张“诗文书画,贵乎真意”,诗文兼具学识与性情。此外,何绍基治学严谨,对经史子集研究颇深。其艺术成就既源于天赋,更得益于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,堪称清代文化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丰碑。

再观这幅行书条幅,《黄庭经》的字句在何绍基笔下可谓焕发出另一种魅力。从笔法上看,灵动与厚重兼具,线条粗细变化自然流畅。书写“负甲持符开七门”时,笔画牵连之处如行云流水,尽显行书“游丝引带”之妙;而在“此非枝叶实是根”一句中,字形大小错落,字间呼应连贯,于变化中蕴含和谐之美。“回腕法”的运用,使笔下线条刚劲又不失婉转,每一个字皆似有生命,彰显了书法大家的深厚功力。

《黄庭经》中的“负甲持符开七门,此非枝叶实是根,昼夜思之可长存,仙人道士非可神”寥寥数语,虽简短却蕴含着道家深邃的养生与哲学思想。“负甲持符开七门”运用隐喻手法,暗指人体经络气血运行,强调疏通体内关窍;“此非枝叶实是根”则一语点明养生的关键在于抓住根本,就像树木需重视根系培育,而非仅关注表面枝叶一样,提醒人们应关注自身内在元气修养。“昼夜思之可长存”倡导人们通过坚持不懈的内省与修行,实现身心和谐、延年益寿;“仙人道士非可神”更是振聋发聩,打破对神灵的盲目迷信,引导人们回归对自身潜能的挖掘,体现了道家“我命在我不在天”的主动精神。

从艺术表达看,何绍基以书法转译经典,使文字超越了单纯的文本层面,获得了视觉化的艺术呈现。落款“子贞何绍基”及钐印“何绍基印”“子贞”,不仅标明作者身份,更成为作品艺术构成的重要部分。白文印章于素纸墨字间,增添古朴雅致之气,体现中国传统书画“诗书画印”一体的美学特征。

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,何绍基行书条幅及所录《黄庭经》句所蕴含的智慧依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它倡导“务实为本”的生活态度,提醒人们在追求物质繁华时,不能忽视内在精神滋养,就如同“非枝叶实是根”所告诫的那样,无论在职场发展还是个人成长中,都要夯实内在根基,积累真才实学。同时,它强调“专注内修”的自我提升,“昼夜思之可长存”启示我们无论知识学习、技能精进还是心性修养,都需专注坚持、思考实践。“仙人道士非可神”则启示我们破除迷信,不盲目依赖外部力量,而是相信自身的努力,面对挑战,与其寄托于虚幻的“捷径”,不如激发内在潜能,以积极的行动去创造价值。

纸墨间的艺术与哲思

何绍基行书条幅

民间故事

永济晓朝虫蝗庙与唐太宗的传说

□讲述人:曹克选、曹克敬
整理:曹中义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在永济晓朝村南、涑水河岸,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宫廷式建筑——虫蝗庙,民间亦称虫王庙。庙内正殿内供奉着唐太宗李世民的塑像。为什么把李世民尊为虫王(蝗)呢?说起来还有一段离奇的传说。

传说唐贞观年间,河东一带蝗虫大发,危害稼禾。地方官员800里加急,上奏朝廷,不一日即达圣聪。唐太宗李世民闻报大惊,心急如焚,急点三千御林军,如临大敌,御驾亲征,不一日来到河东地界,只见田野之上,蚂蚱遮天蔽日而来,所过之处,只听“飒飒”一阵咀嚼声,顷刻之间绿油油的大片田苗被吃得精光。

老百姓们手舞扫帚、扁担奔驰田野,打的打,埋的埋,有的用犁翻埋,有的支起大锅烫煮。然而蚂蚱是愈打愈多。此情此景,气得

李世民挥手掠住一只飞来的大蚂蚱,恶狠狠地说:“宁食吾心!勿食民苗!”说罢,他一口把大蚂蚱吞下肚子。吞后即感到一阵恶心难受,张口一吐,谁知竟从嘴里飞出一只燕鸥鸟。这燕鸥鸟形似家燕而体形较大,两翼大部灰褐色,颈的后部有半环形的棕色斑纹,尾纯白色,稍分叉,通称土燕子,乃是大蚂蚱的天敌。只见它展翅飞向蚂蚱群,口里一边发出“啾啾”的叫声,一边见蚂蚱就啄而吞之,动作迅猛异常。令人十分惊讶的是,不一刻,田野里都成了燕鸥鸟的天下。原来横行无忌的蚂蚱,统统成了燕鸥鸟的美食。渐渐田野一阵明亮,只见燕鸥鸟向四散逃亡的蚂蚱追逐而去。

此时此刻,李世民龙颜大悦,摸着胡须大笑:“天助我也!”老百姓闻知皇帝圣驾到此,纷纷伏地而拜。

从此,人们为了纪念李世民的圣恩,祈祷灾情不再发生,周边

48个村集资在李世民吞蚂蚱的地方仿皇宫盖起一座大庙。在起庙名字的时候颇费了一番心思,因蚂蚱被皇帝所吞,便命名为“蝗虫”,因燕鸥鸟是皇帝所吐,便命名为“燕诏诏”即皇帝“诏命”而至,后简化为“燕召召”。据此将庙名定为“虫蝗庙”,庙内正殿塑了李世民的立身雕像:左手抓住一只大蚂蚱,右手放飞一只燕鸥鸟,并在大殿木刻楹联一副:

四十八村朝圣主;
一年四季保平安。

人们尊李世民为“虫王”,因李世民是皇帝,便在虫字旁加“皇”字,称为“虫蝗”,并定于每年七月十五至十八,庙会4天,年年祭祀、岁岁进香。特别是庙会日,48个村轮流做东主持,除唱戏外,舞狮、高跷等民间社火表演,热闹非凡。

后来,虫蝗庙毁于抗日战争时期,但李世民吞蝗救民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。

